

夏名采

著 今大清康熙己卯年秋月
北坡柳南段

四

三

三

14



角一浅凹，中间凹而略灰，长1.4cm
宽10mm，自11.2mm至14mm

青州龙兴寺

佛教造像窖藏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9. 35
2

記

国 重 大 考 古 发 掘 记

K879.35
X192

朱启新 王立梅主编

青 水 龍 閻 壬

佛教造像窖藏

夏名采 著



K879.35
X192

draw 2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夏名采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4.10

(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朱启新等主编)

ISBN 7-108-02112-9

I . 青… II . 夏… III . 佛像—石刻造像—考古

发掘—青州市 IV . K87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24326号

本书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 夏名采著

丛书主编 朱启新 王立梅

责任编辑 吴 萍

封面设计 宁成春

版式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05毫米×995毫米 1/16 11.5印张

字 数 60千字(图片234幅)

印 数 0,001—7,000册

书 号 ISBN 7-108-02112-9/K · 455

定 价 42.00元

目 录

序 我们的心愿 朱启新 王立梅	1
引子	3
壹 寻找古刹龙兴寺	5
贰 有了一线希望	11
叁 发现了佛教造像窖藏	15
肆 窖藏西区的发掘清理	21
伍 发现古井和斜坡走道	45
陆 窖藏东区的发掘清理	83
柒 圆满结束窖藏发掘清理工作	103
捌 龙兴寺遗址的勘探	107
玖 造像的室内整理（一）	139
拾 造像的室内整理（二）	159
拾壹 几个研究问题	165
附录	173
佛手印示意图	173
佛坐像示意图	175
佛像主要部位名称	176
菩萨像主要部位名称	177

我们的心愿

朱启新 王立梅

多年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一是，要为关心文物考古事业和爱好文物的热心人士，更多地了解一些田野发掘和珍贵文物出土的实际情况。

这是因为，每当我们遇到从博物馆、工地陈列室参观访问归来的友人，他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着种种感受的同时，总是既钦佩又神秘地向我们追问：那曾侯乙墓随葬的整套大型编钟、秦始皇陵大批兵马俑和铜车马、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的两件仅重49克的轻薄透明的素纱禅衣、广州南越王墓内那座高大的错金漆屏等等，是怎样被发现，又是怎样发掘出土的？一连串的问题，表达了他们迫切探询奇迹的心情，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我们理解他们的兴奋，却回答不了那一连串的问题，我们默许着……

二是，要为长年累月在田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以他们发掘过程

中种种亲身感受，更多地向社会讲述鲜为人知的操作细节和艰辛生活。

这是因为，每当我们从考古工作者手中接过他们赠送的学术著作，聆听他们谈论着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因他们真挚坦率的不无遗憾而产生共鸣。他们总感到有些自己想要说的话还写不进学术论文中去，特别是在工地上的遭遇引起思想情绪的变化没有反映出来，恰恰这又是与关心文物考古事业人士的一种最好的沟通。考古并不神秘，而责任重大。它是要将埋藏在地下的千百年前的真实的历史，通过考古工作者亲手发掘，具体而形象地再现在今人面前，这既是一份贡献，又是一份自豪。但是，谁能了解到发掘过程中，发掘队员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流汗甚至流血！

每次发掘，即使具备了较好的条件，如物资供应充分，天时配合，但是，在整个过程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不能没有任何挫折，不能不受外界一点影响。拿墓葬发掘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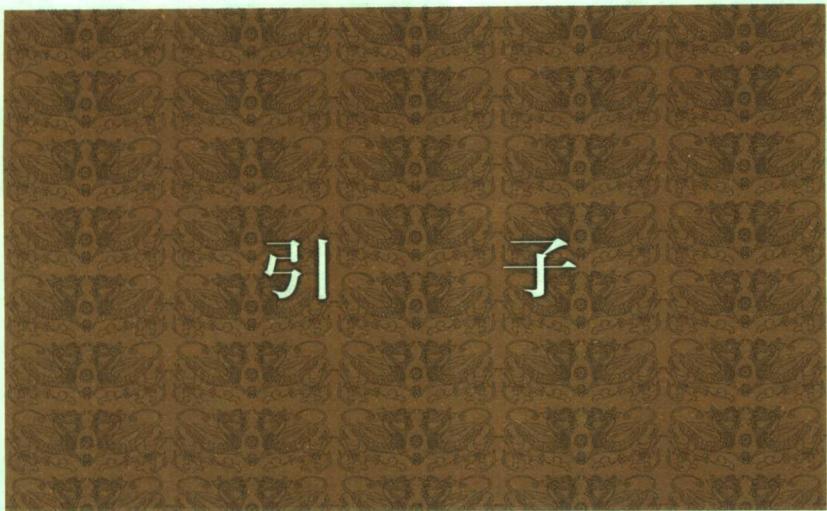
论，考古人员最大的心病，便是害怕遇到盗洞。一有盗洞，无形中心头就压上一块重石。不曾亲临其境，很难体会到那种复杂不安的心情。当然，除此，也有着成功的喜悦，失误的疾痛，生活的窘迫，乃至对干扰的愤懑。我们千万别小看了陈列在展览橱窗内那些残碎的泥砖陶瓦，件件无不浸透了考古工作者的汗水。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崇高的责任心，没有对专业的执着，就不会出现文物考古事业迅速发展的绚丽的春天。

于是，我们产生了一种难以遏

止、力求实现的心愿：要组织编写相关的书籍。

于是，我们选择典型的发掘事例，争取发掘主持人的合作，请他们撰写考古发掘记，并征得他们同意，尽可能地将某处发掘全过程以及有助于了解此处古代的资料，如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等都包括进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我们的愿望。现在，记事又记情的重大考古发掘记，与大家见面了。

在发掘记丛书编出初期，得到了中华文物交流协会的热心赞助，深表感谢。



1996年11月17日,《中国文物报》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报道: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在该市古代龙兴寺遗址内,发现并发掘了一处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北魏至唐宋时期的各类造像(包括石雕、铁铸和泥塑)400多尊。消息传开,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宗教界人士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1997年以后,这批造像,还先后到北京、上海、香港和美国、德国、瑞士、日本、英国等地展出。由于龙

兴寺遗址出土的造像数量之多,材料质地之全,雕刻技法之精,贴金彩绘保存之好和造像时间跨度之长,而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

作为这次发掘的主持人,回想当年发掘期间那段既惊喜又不安,既紧张又无奈的日子,有时激动,有时困惑,有时期待,有时焦急……种种情景,又历历在目,一幕幕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寻找古刹龙兴寺

龙兴寺遗址佛教窖藏的发现，对一直从事考古工作的我来说，是颇有意义而饶有趣味的。这，还得从我到青州市博物馆后的一段经历说起。

我原是热衷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对史前时期文化较感兴趣。北大毕业后分配到青州（原为益都）地区，几年以后，熟悉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人文历史。特别是接触到馆

内收藏的众多的佛教造像精品，包括北魏、东魏、北齐和隋唐等不同时代、不同质地的标本，逐渐对本地区佛教造像有了比较概括的认识。于是，我的注意力渐渐地转移到探索古代佛教寺院遗址遗迹和佛教造像研究的文物考古工作上。

青州一带，一千六百多年前，就已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东晋时，曾有过两件大事，推动着当地佛事

龙兴寺遗址全景

龙兴寺遗址核心部分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遗址由三条轴线组成，其中东、中两条轴线为三座大殿建筑。佛教造像的窖藏位于中轴线北面大殿后5米处；西轴线由大片的僧舍组成。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遗址西侧为青州城西城墙，城墙以西即为北宋范仲淹修的范公井亭。





青州市博物馆全景

青州市博物馆于1959年建
馆，1984年—1987年建成
新馆，面积11000平方米，
陈列面积近7000平方米。

活动，而且都是发生在南燕国时期。一件是东晋隆安二年（398年），慕容德在山东境内建立南燕国，定都益都，称广固城。慕容德是鲜卑人，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推崇儒学和佛学，十分看重随他而至的著名僧人朗公。立国后，他特别赠以巨款和拨给两个县的赋税，资助朗公在京都周边，大兴佛事。另一件是东晋义熙八年（412年），也即南燕慕容超太上八年，我国到印度取经的高僧法显大师，自海路归来，经广州转青州长广郡牢山上岸，在青州居住一年多，译注大量梵文经卷，更加促进了当地佛教的发展。随后，胶东各地佛教寺院纷纷兴建，如至今仍保存的北周及以后时期开凿的青州城南驼山石窟、隋唐时期开凿的云门山石窟，依然巍峨。遗憾的是，

经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年）和唐武宗李炎会昌元年（841年）的三次大肆灭佛，青州一带各郡县的寺院被毁（或赐与王公、臣僚建宅），造像被砸，经卷被焚，僧尼还俗，以后又有兵燹劫毁，往往寺废名存。19世纪，青州市及邻县，如博兴、诸城、无棣、广饶、临朐、高青和淄博等地，每有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雕技精美的石佛造像出土，可惜多为断头残肢，当是人为破坏所致。我曾在山东省博物馆见到1918年在青州市西部的王孔村发现的一座石造像，这是北魏正光六年（525年）张宝珠为亡夫贾智渊凿刻的，通高224厘米，宽141厘米，雕凿精细。如此时代确定、保存完整的背屏式造像，给了我很大启示：青

州既是佛教传播重要地区，一些古刹名寺遗址的地下，或许还会有重大的佛教文物埋藏，需要我们去发现。

1979年春天，青州市博物馆要将原文昌宫内(现为高园小学院内)的《司空公青州刺史临淮王像碑》移到馆内收藏。碑高近4.5米，是我国现存南北朝时期最大的一块石碑。这是青州刺史临淮王娄定远在北齐武平四年(573年)，为还心愿，在南阳寺内捐造无量寿佛一躯，并造观世音和大势至二大士。佛像塑成后，刻碑为记。南北朝的刺史，是一州的最高长官，独揽军政大权。娄定远能够以一州之主在南阳寺内塑造巨大佛像，足见这座寺院有一定名气，规模不会太小。碑文也说：“南阳寺者，乃正东甲寺也。既左通阑阙(意为街市)，亦右凭涧谷，前望窟磐，却邻沘弥(沘河和弥河)。”号称正东甲寺，又有巨碑铭刻，想来对这座古刹当地必定有所传闻。可是，我几次调查却没有听到任何人谈起此寺。这，反而促使我萌发了寻找南阳寺遗址的兴趣，似乎要去发现新大陆。于是，我从翻阅有关资料开始，看看是否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南阳寺的沿革和寺址。

不久，我在段松龄的《益都金石记》中见到抄录的清嘉庆七年(1802年)《重建北齐临淮王像碑记》一段碑文：

“北齐临淮王像碑……旧在南
阳寺。唐开元中更名龙兴寺，今府

城西门内。碑阴有龙兴之寺四大字，本李北海(即唐人李邕)所书寺额，金皇统六年(1146年)摹刻于此，其后寺废。明商河王移置城北弥陀寺，而石已断裂，以铁束之，日又倾欹，岌岌欲坠。益都故令周君嘉猷之子嗣修府城，以其徙迁碑卧置于文昌祠下。……后越二十载，太守李公莅郡之二年，政通民和，案无留牍，询及金石……出奉金之余，属司训张君宾雁、理曹徐君步云，鸠工筑基，承以方趺，洗剔补固，树以庭左，累甓以翼其侧，盖瓦以覆其颠。千载断碑，屹然再峙矣。

青州博物馆收藏的北魏
贴金彩绘佛三尊造像
造像为石灰石质。高134
厘米，宽90厘米。主佛高
髻，头微低呈微笑状，着
褒衣博带袈裟，内穿长
裙；二菩萨头梳双髻，上
身披较宽的帔帛，双手执
物，跣足立于莲台上。





驼山石窟第二窟的隋朝造像
驼山石窟位于青州城西南
6公里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石窟现存五窟
和一处摩崖，共有造像
638尊，其时代为北齐至
唐朝中期。

原来，我在寻找的北齐南阳寺，到唐开元年间已更名龙兴寺。金代以后，其寺才废。所幸唐书法家李邕所题“龙兴之寺”四个大字，被金人好事者摹刻碑阴，有了实证。此碑由原址移到弥陀寺，再从弥陀寺搬至文昌祠，所幸碑文中提到改名后的龙兴寺，寺址在府城西门内。现在，西门城垣，依稀可找；西门范围，大致能够确定下来。于是，我计划利用业余时间多去作些实地调查工作。

真巧，我又在《益都县图志》中找到了重要的线索：

(龙兴寺)寺中旧有宋碑，金人刻其阴曰：(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年)但呼佛堂，佛堂是供佛的地方。该寺北齐武平四年赐额南阳寺。隋开皇元年(581年)改曰长乐，又曰道藏。则天天授二年(691年)，改名大云。开元十八年(730年)始号龙兴。宋元以来，代为名刹。明洪武初拓地建齐藩，而寺址遂湮。

明初建藩，龙兴寺被废，距今六百多年。六百多年间，废寺已深埋地下。好在龙兴寺虽然多次改名，寺址从初建到废弃，原地固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只要寺址未迁，原地未动，未经扰乱，对我们考古工作者来说，就能比较有把握勘探出龙兴寺的遗址范围。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信息，给我带来了寻找龙兴寺遗址的希望，增强了我的信心。

当然，仅凭上述零散的记载，还难得出龙兴寺的较确切位置。我还得进一步查阅资料。随后，我在北宋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中，读到一条十分可贵的青州旧事：

皇祐中(1049—1054年)，范文正公(范仲淹)镇青，龙兴寺僧舍西南洋溪侧有醴泉涌出，公构亭泉上，刻石记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

范仲淹在青州时，龙兴寺尚存，而且该寺的僧舍西边有条南洋溪。归纳碑文、方志和史籍所记，龙兴寺应在西门内，左边靠近市街，右边凭依溪水，是一处闹中取静的

好地段。当年靠近什么市街，几经变迁，现在已无法查考。而所凭溪水，在宋碑中称之为南洋溪，与王辟之的记载一致，溪侧曾涌出泉水，泉上建有范公亭。对照今日情况，青州城西门城墙下原有南阳河，可能最初的南阳寺因此题名。后来此河改名为洋溪，又与古人记述吻合，何况著名的范公亭就在近侧。大体上，龙兴寺遗址的位置，可以确定就在青州城的西门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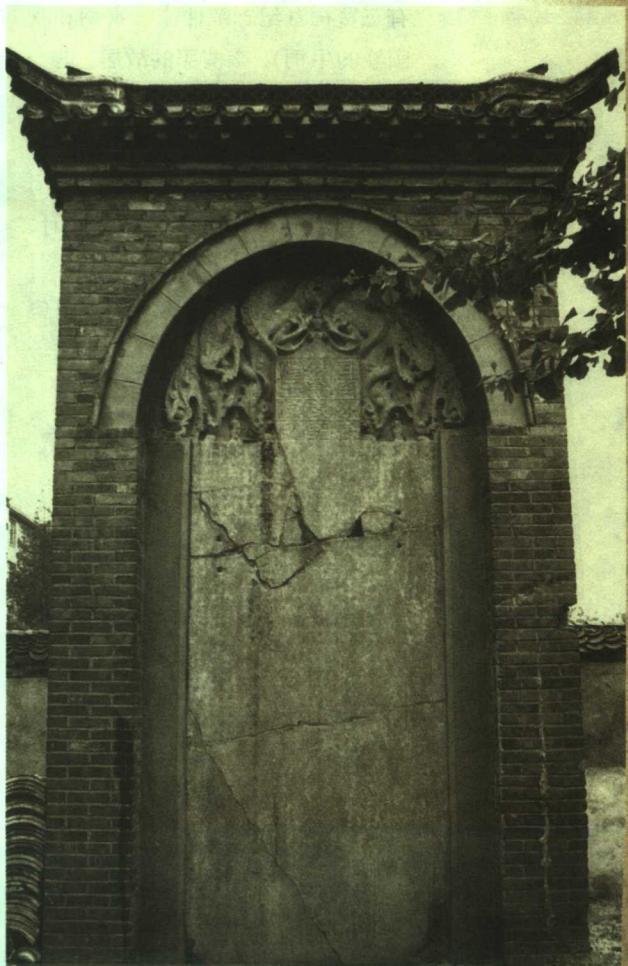
正当我要利用业余时间调查龙兴寺遗址之际，上级要求在全市进行文物普查工作。1981年冬天，在一个北风凛冽的日子，我带着几个年轻人到城东黄楼镇迟家庄村北，调查宋代的兴国寺遗址。到了迟家庄村，大家在村的周围察看，竟在村北150米弥河东岸边的一块荒地上发现乱堆着20多件石造像残块，另有一件石羊，大半身埋在地下。这批造像，据说是1979年农田基本建设中，农民们平整土地时，从地下挖出的。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人们对破“四旧”的印象依然很深，认为这些破碎的佛像，都是“四旧”，谁也不去理会它，挖了出来，都扔在原处。待来年春耕时，这些破石块，碍手碍脚，便一起被堆到河边地头。我们清理残碎的造像时，发现那件石羊的胸部刻有“正始五年（508年）造千佛塔”八个字。正始是北魏宣武帝年号，这件石羊是北魏时期雕凿的一件极有文物价值的遗物。兴国寺是在魏正始年前兴

建的，寺内尚供奉着不少前朝的造像石雕。宋代寺院遗存这些造像，我当然有所触动。随即，满满装了一车，用拖拉机运回博物馆。经过整理发现，这20多件石造像，竟是北魏到隋唐时期的作品。这次意外的收获，使我感触颇深。仅此一座寺院，遭受了毁坏之后，尚能留下一些珍贵的残存石佛造像，那么，正东甲寺龙兴寺呢？我应该抓紧寻索工作。

于是，每逢节假日，我都要从南门博物馆到西门附近转转。范仲淹始建的亭子，后人改称范公井亭，历代几次重修，依旧翼然。附近还

司空公青州刺史临淮王像碑

临淮王像碑，刻制于北齐武平四年（573年），高近4.5米。该碑原在龙兴寺，明初被移至北关称陀寺，清乾隆年间重立于高园之文昌宫，1979年移至青州市博物馆。





临淮王像碑阴唐李邕（李北海）书“龙兴之寺”四字（拓片）

有三贤祠（纪念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的生祠）、李清照的故居。这一带，旧时已是一处游览佳景，现在，也是游人接踵。西门地区属朝阳村管辖，据村民介绍，原来在西门南边还有两个大土堆，在平整土地时，已被铲平了。

我站在西边的高地上，放眼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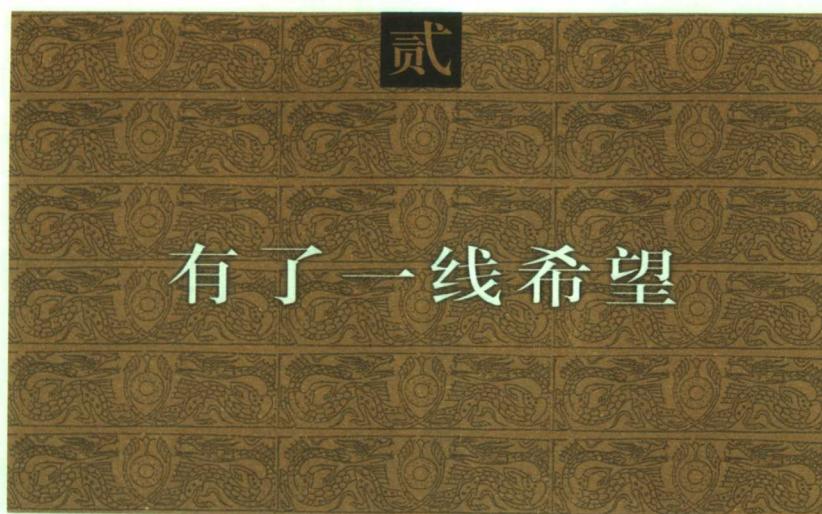
去，明代修筑的城墙，已成残垣，以此改造成一条高出地面的水渠，引南阳河水灌溉农田。南边的地势较高，开辟出二层梯田，种了庄稼。而近年西城大兴土木，水渠断流，农田几成荒地。北边是一片墓地，杂草丛生。古人所记的街市和名刹，早已不见踪影。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我对这块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却是屡屡凭吊。

在远近几处荒地上，我发现了一些砖瓦残片，虽然没有见到能表明是佛教文化的遗迹或遗物，而地面上的瓦砾，并不是现代建筑物的砖瓦，说明这里曾有过古代建筑，也许，就有可能找到被掩埋在地下的龙兴寺遗址。这些旧时的砖瓦残片，明示着存在一线希望，只要坚定信心，锲而不舍，总会有结果。

总是绚丽的晚霞，陪伴我回到博物馆。

龙兴寺，我一定要找到你！

有了一线希望



青州博物馆，在南城偶园北侧。馆址原是利用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冯溥的宗祠改建的，馆内展室简陋，库房阴潮，既不符合陈列文物的条件，也不能达到文物安全保护的要求。1982年8月，原益都县县委县政府（现改为青州市）决定，为配合本地区的改革开放，适应新的形势，应该重视文化部门的作用，选地另建博物馆新馆，计划占地40亩，建成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仿古建筑。政府要求大家为博物馆选址提建议。我对西门环境比较了解，认为那里南边一大片荒地是建馆的理想地段。虽然目前看来较为偏僻，但是，适合办馆，况且附近有范公井亭、三贤祠、李清照故居，还有一段古城墙，能够烘托出浓厚的文化氛围。同时，创建一个特殊的文化区域，对这些古建遗迹的保护，也很有利。县领导同意了我的建议。

1984年10月，新博物馆终于在南阳河和旧城垣南边开始动工兴建。

1986年3月，建成的东展厅要修筑厅外的挡土墙，在挖墙基时，出土了一些石佛造像的残件。这些残碎的造像，很不显眼，人们并不看重。而我一边抚弄，一边激动，心想，这是不是向我透露：你要寻找的龙兴寺说不定就在附近。

1987年秋天，青州市城市规划要拓宽博物馆东侧100米处的驼山路，使南北交通更为畅通。这一段的地势较高，需要铲去1米多厚的土层，才能平坦。去掉土层，可能会有遗迹发现，所以我开始留意筑路工程的动向。有一天，我刚进办公室，姜建成（现任副馆长）急匆匆地拉我到接待室去看两尊石佛造像。他告诉我，今天清晨，筑路民工王长林在距地表1米深处发现这两尊造像，就立即阻止推土机操作，拦住一辆运土的拖拉机，装上造像直接运到博物馆来了。于是我们赶赴工地，看看周围有没有新的发现。事后，我们向王长林表示感谢，表扬了他自觉爱护文物的行为。



1987年修建驼山路时，在龙兴寺遗址出土的北齐贴金彩绘石雕释迦像。

这两尊造像，一尊是释迦像，另一尊是菩萨像，都是圆雕立像，石灰石质，是北齐时期的遗物。出土时，佛头与身躯已经断裂，我们在工地上还找到几节残断的手指。后来，经过室内拼接、黏合、修补，尚保存完整。

释迦像，高97厘米，通高115厘米，宽30厘米，厚23厘米。螺形高髻，面相丰满，微露笑容。眉清目秀，双耳下垂。手施无畏与愿印，身披圆领田格纹通肩袈裟，内着长裙，跣足立于绿色莲座上。造像面部贴金，发髻、领缘、衣缘饰石青色，袈裟饰朱砂色，以石绿、赭石、宝蓝等色绘成图案。除此，还有金线镶嵌工艺，制作水平相当高超。有些地方的金线，直径不足0.5毫米，却能编组成三角形、菱形镂孔等图案，真是一件巧夺天工的精美艺术品。



1987年修建驼山路时，在龙兴寺遗址出土的北齐贴金彩绘石雕菩萨像

菩萨像，高95厘米，通高110厘米，宽28厘米，厚20厘米。面目清秀，脸含微笑。高髻，以巾缠绕，并垂至肩部。戴冠，裸上身，颈细长，佩项圈和璎珞。左手轻提披巾，右臂半举，手指残缺，双腕戴手镯。下身着红色长裙，腰部束带打结，跣足立于绿色莲台上。冠巾、项圈和手镯皆贴金，披巾绿色镶金边。

在博物馆东侧出土的这两尊较为完整的北齐造像，都是贴金彩绘，并非一般寺院所能供奉。既是大寺，决不会仅此两件。可是，除此我们再没有其他任何的新发现。我漫步在新建成的宽阔的驼山路上，思忖着：如果这一大片闲置的荒地上，再能有其他新建工程上马，也许会继续挖出我所期待的进一步的发现，解开我已坠入的谜团。我是多么盼望着真有那一天啊！